

申明它認為聯合國機關所通過的決議對於各會員國具有相等的拘束力。

主席：現在時間已晚，除非大會要求聽法文傳譯，不然本席提議把它取消。但法文譯文仍將全文印在大會會刊內。

Mr. JOUHAUX (法蘭西)：主席，今天我例外

贊成貴主席的提議，因為我把哥倫比亞代表的演詞到底聽懂了一次。

主席：本席可以向 Mr. Jouhaux 保證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意思與法蘭西代表所說的相同：這是一個“特別例外”。

(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五十八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午後四時舉行

目錄

頁次

一六八. 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第一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197

主席：先為 Mr. P.-H. SPAAK (比利時)
後為：顧維鈞先生(中國)

一六八. 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A/241) (繼續討論)

主席：我們的工作計劃必須排定。關於西班牙問題，已有了二十一個代表要求發言，大概還有別的代表也要提出同樣的要求。這個問題業經第一委員會予以極詳細的討論。目前要求發言的各代表差不多都至少已對這個問題發表過一次意見。有些代表甚至已發言了二次、三次或四次，他們的立場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要提議一個合理的方法，就是在贊成及反對目前所討論的決議案的代表中各允許有兩人發言，至於其他各代表，則祇允其發言三、四分鐘，藉以解釋他們的投票理由。

我並且提議：凡用西班牙文的演辭有時祇譯成法文，有時則祇譯成英文。如此可使我們能於一個合理的時間內完成我們的工作。我特別要向我的南美各同仁呼籲：因為這個問題和他們有特別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之中要求對這個問題發言者，現在還有十四人之多。如果我們擬以從發言人人數之多可以想見的那樣充分程度去討論西班牙問題，並採取討論否決、縮軍及託管各問題所用的同樣方法，那麼我們到了聖誕節時還結束不了工作，這是很不合理的。

因此，我要提出一個結束辯論的動議。我想各代表當不至於全要對這個提案發言。反對這個提案者得有兩人發言。

Mr. CASTRO (薩爾瓦多)：關於主席所提出贊成及反對決議案者各兩人發言，藉以縮短辯

論時間一節，我要對於我的反對理由加以解釋。

我的理由實至簡單。我曾於十二月九日分電主席及秘書長，請求列入發言人名單上。但我都不曾收到任何有關主席及秘書長所作決定的答覆或通知。此後，我曾致函主席，作同樣的請求，也就是說我用書面去請求。後來，我又走訪秘書長，他答應把我列入發言人名單。我會向發言人名單上所載的一些發言人探詢，據說我的名字不是第六便是第七，而這些發言人卻告訴我他們是在十二月九日以後纔報名的。所以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來提出抗議。我要訴諸主席的公平精神，請他讓我發言。

主席：按目前發言人名單上的次序，薩爾瓦多代表列為第四名，所以無論如何，他將有權發言。

Mr. CASTRO (薩爾瓦多) 據我所知，主席的提議說從現在起祇准許贊成及反對者各二人發言以下兩位發言人古巴與哥斯大黎加代表是反對決議案的，而我則適在其後。我因為也要發言反對第一委員會最後所通過的比利時提案，所以將當然地被淘汰。

我一直都是劇烈反對比利時提案和整個決議案者之一。所以，我要求列入發言人名單。我要代表我的政府發表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將述及敝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所取的政策。如果我的發言權被否認了，那麼我一定要以敝國政府的名義提出抗議，並要求將這個抗議載入會議的紀錄中，而且敝國代表團或將決定退出會議。

主席先生，我請求你主持公平。我十分敬重 貴主席；但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正是比利時的提案。貴主席是比利時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當這個問題在第一委員會內討論時，貴主席適為該委員會的主席，並曾為得一決定起見，儘可能對於辯論加以限制。最後終於決定了贊成比利時的提案。現在貴主席又為大會的主席，而我們所討論的又正是這一個比利時的提案。所

以我請求 貴主席許我發言，因為我是要發言反對這個提案的。

主席：我不擬答覆薩爾瓦多代表聲明的第二部分。這裏沒有什麼比利時代表團提案的問題；此事實與比利時無干。

Mr. LANGE (波蘭) 有人已對於主席的公允無私表示懷疑。但是我要重申我對於主席的公正絕對信任，而且我相信我的話也正代表着此間多數代表的意見。

主席：我無意阻撓薩爾瓦多代表對於西班牙問題作第五次的發言。也許古巴或哥斯大黎加代表可同意祇說明投票理由，發言三、四分鐘就夠了。

Mr. BELT (古巴)：我對於主席的意見完全贊同，並願更進一步。

我認為每個代表的發言應祇限為一分鐘。這個問題業經充分地討論，我們實無權阻止任何人回家去過聖誕節。我提議：凡要作一個長篇的演講者，應將他的講辭用書面分發各代表團。我本人答應仔細閱讀任何此種演辭。

主張撤退使節的提案絕不影響及敵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僅欲指出：古巴並沒有也從不曾對佛朗哥政府派遣過大使。不過，古巴代表團對於此種動議不能加以贊成，因為按我們的意見，這一種集體行動雖然在程度上較遜於集體的斷絕邦交，實亦構成了干涉一國內政的行為。我們對於這個動議卻也不擬投票反對，因為我們並不願破壞這個動議；這個動議的否決或將助長佛朗哥政府的勢力；該政權的主義和政略都不為我們所贊同。

主席：古巴代表的提議似乎是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我提議：委內瑞拉和捷克兩代表得儘量發表其贊成該決議案之意見，而哥斯大黎加與薩爾瓦多兩代表則得發表其所持之反對意見。其他任何代表亦得發言，不過我請求他們不要超過四分鐘。

如果各代表贊同這個提議，那麼我要認為這個提案業經通過了。

決議：(主席的提案通過。)

(顧維鈞先生就主席位。)

主席：請委內瑞拉代表 Mr. Stolk 發言。

Mr. STOLK (委內瑞拉)：委內瑞拉代表團從本屆大會開幕以來對於西班牙問題所取的立場，是人人知道的。

在各次辯論中，我們一向都是極力地擁護着一個主張，就是聯合國必須推行其在金山、波茨坦、倫敦所作的各項決議，並應個別地採取其

在這幾次所聯合採取的同樣鄙棄態度。這種態度實係一本國際道德的最崇高的原則，而且這個事實為那些稱我們為干涉主義者所熟知。

委內瑞拉對於不干涉的原則曾經加以擁護，並將永久地加以擁護，它要提醒那些目前援用這個主張的人們：他們自己在金山時亦曾對於納粹及法西斯主義者強迫西班牙接受的政府制度，加以譴責，而這種一致譴責的唯一的合理的道義結果便是和這個政權斷絕外交關係。委內瑞拉並要提醒他們：他們雖然聲稱是不干涉主義者，但是他們都贊成向西班牙人民指出他們應採取何種步驟纔能恢復他們的自由，獲得一個代議的民主政府。他們說，佛朗哥應當放棄他的權柄，全民表決應當舉行，好像這些事在西班牙的政治現狀之下都可能辦到似的，而且他們忘了以前使各獨裁者權勢得以增長的類似措施。

這些人都都深知聯合國自從成為一個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以來便對於佛朗哥政權加以譴責，並繼續地加以集體的譴責；它指責佛朗哥政權的起源是一個納粹法西斯性的偽政府，指責其在新近戰爭中對於軸心國家的經常與確實的援助，其所本的佛朗哥的國際干涉政策，其需索殖民地與帝國主義者想膨脹勢力的宣傳，其致力於煽動列強間之不睦與製造一個有利於另一次大戰的空氣，其公開地袒護戰爭罪犯，其對於消滅種族運動漠不關心，甚至自認有牽連的態度，以及最後——我不欲絮絮不休，使諸位不勝其煩——其領袖的個人行動使我們不快地連想到那些使德國各開名首領受審於紐倫堡法院的種種情況。

在這些擾亂國際和平的因素之下，如果大會提議和佛朗哥獨裁政權斷絕關係，難道我們真能說這構成了一個干涉西班牙內政的行動嗎？據我所知，我們的答覆必然是否定的，這不但是根據着國際法原理與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公正的解釋，而且也是——就像我所曾經說過的——根據着那些各國政府間關係的維持與發展所必須遵循的各種道德原則。

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說在上述的情形下一個斷絕關係的建議便構成了一個干涉各有關政府外交政策的行動；如果真是那樣，那麼授權大會向聯合國各會員國提出建議的憲章第十條又有什麼用處呢？

在目前的世界情勢下，我們和這個壓迫西班牙人民的政權間的友誼和關係是不能也絕對不可維持下去的。否則，我們便是在摧毀全世界要求尊重我所說的各種道德原則的億萬人民們的信心，並且損害這個組織的工作和聲威，這個組織的任務便是要防止這些禍亂的種子生長

成爲一個力能破壞我們全體所要樹立與維護的國際秩序的危險的新極權主義。

爲着這些理由，所以忠於委內瑞拉人民與政府的意旨的本代表團曾極力反對並防止通過，結果或將助長佛朗哥獨裁政權勢力的任何無關痛癢的宣言。我們和拉丁美洲其他各代表團都堅決地相信將來我們必能覓得一個能爲聯合國所一致接受的方法，尤其是一個那些像委內瑞拉一樣渴望着西班牙人民能夠帶着他們所特有的法律傳統與國際合作精神來參加各民主國家社會的各國所能接受的方法。

因此，委內瑞拉代表團之所以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中對於比利時代表團的提案——即大會應向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建議撤回向佛朗哥政權所派各外交使館的首腦——加以贊同者，其理由實顯而易見。這個建議並不若委內瑞拉連同墨西哥、巴拿馬、智利、及瓜地馬拉所提議的斷絕邦交的辦法澈底，但卻是走向和佛朗哥獨裁政體堅決地完全斷絕關係的路上的一個富有意義的新步驟。它代表着辯論過程中所呈的兩種動態的折衷辦法，也就是那些祇願作一個有關原則的空洞宣言的人們，和我們之中堅持必須擬具一些能把我們全體所感到的道義上譴責變成行動的方案者之間的一個折衷辦法。

再則，我曾聽到一些代表們說，他們的政府對於大會所提的斷絕邦交的建議將不予理會，即使此種建議曾得有三分二多數的贊可，這種宣言實使我不能不表示驚異；他們這樣地做，也就是先期行使了一種新否決權；也許他們因爲發現了他們自己是居於一個侷促不安的少數地位，所以他們纔一反其新近在反對否決權的辯論裏當提議修改憲章時所取的鬪士態度。

最後，委內瑞拉代表團一本和衷的精神，並爲使政治及安全委員會所核准的決議案得有大會最大多數的贊成起見，目前對於斷絕邦交的提案將不加以堅持。但是，同時，它卻希望那些在表決這個決議案中棄權或表示反對的各國代表團亦將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審慎的考慮，而且盡力以民主的態度來擁護這個決議案，並以一個莊嚴的本大會的建議理所應得的道義上的聲援把它送呈他們的政府去考慮。

主席：請哥斯大黎加代表 Mr. de Paula Gutierrez 發言。

MR. DE PAULA GUTIERREZ (哥斯大黎加)：哥斯大黎加代表團認爲我們既已到了審議西班牙問題的最後階段，它殊宜並且必須對於所以對向大會提出的所有提案加以反對的理由，略予說明。不論在什麼時候，哥斯大黎加代表團的行動都是秉承着敝國政府的明白訓示，並根據着敝代表團中各代表的審慎意見的。

我們對於目前所討論的提案的形式與實質，都不贊成。這個提案的目的，據其贊助者的籠統聲明，乃是要造成一種積極的行動，使另一國家的政府可因而改組。哥斯大黎加對於無論那一種干涉一個政府的行爲，不管是公開的或者是偽裝的，不論其所干涉的政府究係那一種政府，都不能加以贊可。哥斯大黎加之所以抱這種意見，是由於主義，並且是爲了要不觸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各項具體原則。聯合國憲章的第二條第七項中規定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我們絕不能說建立或組織一個政府並不是屬於一個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我打算從另一個觀點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演變略加概述。

一九四五年六月金山市聯合國會議會一致認爲祇要西班牙現政府依然存在，我們便不能允許西班牙成爲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因爲西班牙的現政府是藉軸心國家的輔助纔得成立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美國、英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三國政府在波茨坦宣布：他們對於西班牙現政府加入聯合國的任何請求都不能加以贊助，因爲從其來源、性質與歷史以及其與各侵略國家間的密切關係上看來，這個政府實並不具有入會的必需條件。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倫敦所舉行的大會屆會對於金山的決議和波茨坦的宣言都加以追認，並通過了一個新決議案，宣示其不允西班牙現政府加入聯合國的決心。它並且進一步宣稱：“大會對上述兩文件深表贊同，建議聯合國各會員國在未來與西班牙有交往關係時，對上述文件之字義精神，均予以注意”。

一九四六年三月英、美、法三國政府再度發表一個宣言，表示希望西班牙人民能以和平方式改組政府。

所以，我們相信在建議與宣言方面已沒有什麼別的可做的事，而且那些業已通過的各次建議與宣言已經把話都說完了。祇要西班牙仍然處於現政權的統治下，則聯合國將不予以收納，此節似已極爲明顯。各該建議與宣言已足夠做給西班牙人民的通知了。所以哥斯大黎加代表團認爲現在實無需按照目前所討論的提案中第一段所說的，把業經宣告多次的話再說一遍，而且這樣的作法對於這個初試鋒芒的國際機構的能效或要產生一種不良的印象。大會提出建議的權力業經充分地利用了，但顯然不會有什麼卓越的成績。

該建議的第二段提議：如果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西班牙國內的政治情形並沒有改變，那

麼安全理事會應籌商各種適當的措施以挽救此種情形。

所有代表都知道，西班牙問題自從一九四六年四月起便由安全理事會予以考慮，而且這個構成聯合國主要部分的理事會曾得到了一個結論，即目前的西班牙政府並不構成一個對於世界和平的直接與正面的威脅。無疑的，理事會的各理事國對於這個建議所指的西班牙現狀都極熟悉；所以這些情形將來在什麼時候纔對於國際社團的和平與安全成了真正與嚴重的危險，似乎理應由安全理事會自己去決定。理事會在這期中把這個問題提交大會，因為這個問題確屬於大會的管轄範圍內。現在大會又將此事飭回理事會，並提議理事會應對於其業已研究過與決定了的同一問題再加以審議，並應當採取其先前所認為並無適當理由而不予採用的各項措施。我們試問這種辦法是否有辱這個組織的威望，尤其是在這個它的生命中的發軔與最纖弱的時期裏。

最後所提出的建議請所有會員國立即從馬德里撤回他們所遣派的外交使節。有些代表認為這就是割去了一個關於西班牙國內各種事件的情報來源，故曾加以反對；別的代表們則認為此種措施實構成了對於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的過份干涉。雖然這種措施不過是一種斷絕邦交的比較緩和的方式，但是我們必須曉得：按憲章第四十一條，負責在憲章所載的各特定場合中採取此種辦法的機關為安全理事會。

哥斯大黎加代表團願意指出：它對於目前西班牙的政權從來不曾加以讚揚，而且也永遠不會加以讚揚；它對於這個政權的任何方面都不予以衛護，而且對於這個政權的起源及其在國際與本國範圍內的行動也不願加以解釋。

我願意重申我的同人在政治委員會會議中討論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我們的人民愛好和平，並在他們的生活中促進和平，我們的人民崇敬法律，把法律視作正理的表彰。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民主傳統使他們在抵抗納粹侵略中毫不猶豫地自附於聯盟各國；他們這樣地做，乃是按照着他們的良心，並且也是一種道德的表現，因為他們的物質情形不允許他們照他們所願望的一樣去在這個鬭爭中佔一個更積極的地位。

我們對於西班牙人民懷有無限的敬愛所以我們誠懇地渴望着他們能解決其政治難題，因此而能參加聯合國，並得將他們的崇高精神與正直性格對聯合國的高尚目的有所貢獻，並得自聯合國得到所有各國自國際間的密切與友善的關係中必然得到的利益。

更有進者，哥斯大黎加代表團認為在金山所通過的決議案並不能使任何政府非去贊成目

前的提案不可。聲明不允許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和推動一些辦法藉以強迫該國政府放棄權力或唆使該國人民推翻他們的政府是不同的。後者乃是一種明顯的干涉；至於准不准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則為應由每一個會員國自由決定的事。每個國家在表決中都可以不宣佈理由，或對所投的票加以解釋，而且我們甚至可以遇到一種情形，即一個國家雖然符合了憲章所規定的一切條件，但為了各投票政府或各代表團的藉辭或情感等等而不能得到必需的票數。目前的問題則迥然不同；它不是一個接受與不接受一個政府的問題，而是一個強迫人民改組其政府的問題，這種做法即使其目的或在使該國得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但仍不失為強迫手段。

敝國雖為世界上最弱小國家之一，但是為了它所具的正確判斷以及其對公理的尊重，和維護基本原則使其不失完整的決心，所以深望能得到各國的重視。它一向都尊崇着國家平等的原則，因此它的傳統與基本的外交政策便是不干涉凡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它認為這個以互相尊重為本，並業經奉為金科玉律的原則實為國際和平與秩序的最好基礎。因此，敝國不能接受目前的提案，因為與此次辯論過程中常常有人說過的話恰恰相反，它認為：任何國家如果做了一件對於世界和平具有真正危險的事，安全理事會便有權對該國採取制止的行動，這種行動並不是一種干涉，而是執行那些為着共同需要而團結共組聯合國的全體國家。所核准的建議，而且執行此等建議的機構實負有遵照全體會員國的自由與一致的意願去維護人類和平與平衡的特殊任務。

主席：請薩爾瓦多代表 Mr. Castro 發言。

Mr. CASTRO (薩爾瓦多)：我認為遺憾的是我對於古巴代表所說各節中有一點不能加以贊同，即各代表既然都希望回家過聖誕節，所以我們應當以最大可能的速度來對這個問題作一個決定。我認為：如果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我們於聖誕日在此作個決議，那麼我們便應當留在這裏工作着，直到達成了一個完滿的解決時為止。

我雖然祇有西班牙文的演講辭，但為着使諸位都能明了我的聲明起見，我要試用英文講述，俾譯成法文後，各代表都明白薩爾瓦多代表團對於西班牙問題的立場。若干報紙對於敝國代表團的立場會有極大的誤會。敝國代表團實在是在為西班牙人民請命。現在我要提出此項的聲明。

我忝為薩爾瓦多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曾申請准予於本次全體大會中發表一個有關西班牙問題的聲明。實際上說是“西班牙問題”到是十

分的恰當，因為所提的決議案雖然似祇對着西班牙的現政府，但事實上則針對着西班牙的人民。這個決議案將使西班牙人民處於一個孤立的地位，並擬以銅牆鐵壁封鎖他們的邊疆，藉以切斷其與外界的任何接觸，這樣將使他們陷於絕境中，結果可能釀成最劇烈的反應。

我們不要忘了：雖然許多西班牙人現時住在國外，但是西班牙人民主要的到底還是那些居於他們本國境內的數千萬人西班牙民族。如果我們現時把西班牙貶入孤立地位，那麼她便要成爲第一個國際幽禁地了。

我所代表的薩爾瓦多政府永遠不會對於煽動西班牙新內亂的企圖投票贊成，它對於再度造成西班牙人民的流血一事也永遠不會加以贊助，這種高貴的血統也就是薩爾瓦多國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班牙裔人民的血統。

薩爾瓦多代表團所持的基本態度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根據着聯合國憲章條文的精確規定的。所以薩爾瓦多代表團的態度並不是根據着一種熱狂的政治空氣；大會所屬的第一委員會便是在這種空氣下舉行辯論，其結果產生了當前的決議案草案。在第一委員會裏贊成這個決議案者計二十三票，而反對者四票，計有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及多明尼加共和國四國。棄權者計有二十票。我再說一遍：棄權者有二十票。

如果我們知道了棄權的票數加上反對的票數多過於贊成的票數，試問還能有什麼決議案比這一個更不受欢迎的嗎？我對於人類決心的堅定和毅力，以及各次會議休會期間所進行的幕後靜悄悄的工作的影響，實略有懷疑不信任之處。但即使第一委員會的情形已稍有變更——此點我不能確實地加以說明——而反對干涉西班牙內政者卻依舊祇有着四個國家，我也仍然引以爲慰的，我要再說一遍，這四個國家便是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和多明尼加共和國。

我記得一九二八年在夏灣拿所舉行的美洲各共和國第六屆國際會議中，曾對不干涉的原則加以討論，當時這個原則的結構祇立在兩個柱子上面，即薩爾瓦多與阿根廷。後來在蒙得維多（Montevideo）所舉行的美洲各共和國第七屆國際會議時，我們再討論不干涉的原則，並且這個原則曾得有出席該屆會議的二十個國家的贊成——後來經哥斯大黎加參加後變成二十一個國家——遂確定地成爲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的一部，其條文如下：

“任何國家無權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或外交。”

國家的權利與義務公約的最後條文乃由一個小組委員會擬成的，這個條文經該小組委員會提交蒙得維多會議並由該會議無異議加以核准。薩爾瓦多、哥倫比亞、厄瓜多、海地和祕魯各代表就是這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因此，我有着一種絕對的權利來熱烈地擁護這個不干涉的原則，因為這個原則構成了薩爾瓦多的外交政策的基礎換言之也就是敵國和世界上其他各國的邦交的基礎，不論其是否爲聯合國的會員國。

可是，不干涉的原則並不專屬於敵國，甚至也不專屬於西半球。這個原則曾經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予以承認。茲謹宣讀該條文如下：

“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西班牙現政府的保存或改組乃屬於西班牙國內管轄之事件，這點實無疑義。所以，聯合國所擬具的措施實是聯合國對於本質上屬於西班牙國內管轄的事件加以絕對干涉的行動，因爲此種行動的目的是在隔絕西班牙的人民，並將各種的困難加諸西班牙人民的身上，使他們陷於絕境，而被迫推翻他們的政府。這種干涉對於我們這個國際組織的憲章實是一種明顯的破壞。

不錯，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曾訂有一條有關嚴禁干涉一個國家國內事件的例外規定，而這條規定並包括有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中所列的各項強制辦法。但是我們可以於此對於下述兩種情形加以特別的注意。

第一，安全理事會爲聯合國的執行機關，而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擬具的各項強制辦法又均屬於安全理事會的特定管轄範圍之內。爲着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憲章第七章中從未提到大會的名字。

第二，安全理事會在它的有關西班牙問題的決議案裏曾承認：這個國家目前對於和平並不是一種威脅；爲了這個原故，安全理事會並不會採用其專有的管轄權下的各項強制辦法。

如果我們通過了目前所討論的決議案草案，那麼大會不特在屬於西班牙國內管轄之事件上做了一件正面干涉的行爲，因而觸犯了聯合國的憲章；而且同時因爲侵犯了安全理事會的專有職權或權柄，所以又是觸犯了我們的憲章。

薩爾瓦多代表團曾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來阻止我們的大會自陷於這種的地位，無疑地，這種地位對於我們的國際組織的威信是有妨害的。但是，薩爾瓦多代表團以及其他會對不干涉各國內部事件的原則加以說明與應用的各代表團的努力，很可能爲了這個問題的討論過程中充滿着意氣用事的激烈空氣，而不能得到我們所希望的成功。

在另一方面，這個大會或將通過的決議案建議從馬德里撤回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的大使與公使。如果我們看到第一委員會中贊成這個決議案的二十三個國家事實上現在都和西班牙沒有外交關係，而且這個贊成各國的名單上包括有兩個從來沒有和西班牙有過任何外交關係的國家，那麼這個決議案究能有什麼道德力量呢？

再則，反對這個決議案的四國加上棄權的二十國實包括有目前和西班牙建有外交關係的各國的絕大多數；而且其中還有着一些其他的國家，他們爲着自己的理由對於比利時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案草案——除前文外——都不擬予以贊助。

請容我再作幾分鐘的陳述。阿根廷、古巴、厄瓜多、美利堅合衆國、巴拉圭、祕魯及其他各代表在第一委員會審議此問題的過程中均作有反對聯合國干涉西班牙內部事件的正確聲明，其餘音今猶在耳。本人深望這個有關原則的問題將得到真誠的支持；而且在這個希望上，我將保持着我的樂觀，因爲我相信未來的國際秩序，祇有在原則上面纔能立得穩。

薩爾瓦多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以前各次辯論的任何時間中，都從未談到佛朗哥政府對於西班牙究竟是好是壞，因爲它絕對敬重西班牙人民的光榮與尊嚴，故認爲這個民族，也唯有這個民族，纔應當對這個問題加以答覆，並宣佈一個贊許或不贊許的肯定判斷。薩爾瓦多的人民與政府將永遠地遵重西班牙人民對於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

綜述我的理由，薩爾瓦多代表團可說是爲了下述五次論據，故反對這個決議案草案：

第一，這個決議案草案如經通過，將使西班牙陷於孤立，此種結果對於西班牙政府並沒有特殊的影響。相反地，西班牙人民將首先遭受着這些結果，但是西班牙人民的利益則似乎又爲我們全體所願促進的。

第二，根據這個決議案草案，是要西班牙變成孤立，這種孤立所可望產生的唯一結果便是使西班牙人民陷於一個絕境中，並因此而迫使他們推翻其現政府。而此事需要西班牙人民

的再度流血；薩爾瓦多代表團對於此種流血絕對不願贊助。

第三，目前——請記住我的話——西班牙國內並沒有外力的干涉，所以西班牙人民有最好的機會來實行他們的正當的與至上的意志，改組他們的政府，就像當年西班牙人民不用外力的幫助或干涉，而推翻專制制度並建立共和國政府時之所爲。

第四，聯合國爲強迫西班牙改組政府，因而施以集體的壓力，此種行爲實是對於一件在本質上屬於西班牙國內管轄之事件的干涉，而且這個干涉實觸犯了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段中所載的規定。

第五，如果大會根據同上的決議案不顧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之不願採取行動，而對西班牙施行一個強制的辦法，那麼大會將要侵犯憲章第七章中所載安全理事會的權限，並又破壞了我們的憲章。

爲特別證實這個論斷起見茲謹宣讀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的條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並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法。此項辦法得包括經濟關係，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

我要特別強調一個事實，即我們適纔業已看到了撤退聯合國會員國所派遣於馬德里的大使和公使實爲斷絕外交關係的初步，而斷絕外交關係則爲一種強制的辦法，這種辦法唯有安全理事會纔能請求聯合國施行。

在結論中，我要做一個正式的聲明。如果這個決議案——不論其是否附有修正——被通過了，那是在薩爾瓦多代表團的反對下被通過的，我要用敵代表團的名義，保留薩爾瓦多共和國的權利，俾敵國得按照聯合國憲章對所通過的決議案加以檢討，並得根據其本國利益而決定其政策。

主席：按照本日午後我們所通過的新決定，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有權發言而不受時間限制的發言人將爲贊成這個決議案者。這個第四發言人本爲捷克的代表。但本席得悉捷克代表祇願作一個簡短的陳述，因此將發言權讓給發言人名單上要替這個決議案辯護的下一發言人。所以，我請法國代表 Mr. Jouhaux 發言。

Mr. JOUHAUX (法蘭西)：我的演辭將很簡短。我之所以亟欲其簡單，是因爲我想求其確

切而且我也無意重述在第一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各次會議的所引述的理由。我也不擬在一個激盪的空氣中發言，因為這種空氣將削弱我所要申述的各種理由的力量。但是，我不僅想從法律的觀點上發言，而且也要從內心裏說幾句話。在像這樣的一個問題中，情感實亦有着它的地位。

我們自己避免提到我們有關以糧食接濟西班牙人民的決議案。我們希望因此而能縮短討論時間，並可避免給予佛朗哥以任何的口實，使他可藉此而揚言聯合國根本就沒有譴責他。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有着它的好處，並且替西班牙人民帶來了精神與物質上的鼓勵，這些鼓勵乃是西班牙人民在現況下所需要的。

我想到了在最近的將來，當我們將再回到我們自己的家中，紀念一個充滿信任與希望的日子時，我願意想像到我們將全都念及西班牙的人民，並想到他們除了繼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以外，幾乎沒有別的希望。

說明了這幾點之後，我將對於那些業經提出的理由加以檢討。

第一，這個決議案雖然曾為一些人所批評，但是事實上卻是第一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所通過的，為什麼我們還要請求對這個決議加以表決呢？其目的無非是要使聯合國得因此而能實踐其諾言。這個諾言並不是我們自己而是聯合國承允下來的，聯合國於其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的會議中除了反對與棄權者各一票外，一致決定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各建議予以接受，這些建議主張立即與佛朗哥政權斷絕外交關係，或採取其他經大會認為適當與有效的措施。

這是一個諾言；聯合國的大會實不能置之不理。所以，大會如果不提議完全斷絕外交關係，那麼便需要採取其他適當的與——讓我再加上——一句——有效的措施。

但是，當一個人遇到了一個用武力並藉外國刺刀幫助攫取政權由是而對一個一向自由的人民強施其意志的政府時，我認為適當與有效的措施決不能僅限於彬彬有禮地脫下帽子來請求這個政府讓賢引退。如果大家都認為這種辦法並不妥當與有效，那麼我們必須尋求其他的辦法；而這個雖然我們並不認為滿意，但是卻把它接受下來，視為聯合國大會行動的一種前奏的決議案，如果要它能發生任何效果的話，顯然應當予以無異議通過。

向西班牙人民說聲：“恢復你們的自由，組織一個自由的政府”，當然不錯，不過這句話如果不是籲請西班牙人民奮起打倒他們的政府，那便毫無意義，倒不如不說為妙。如果這句話

是有意義的，而且西班牙人民也都能明白它的意義，那麼究將發生些什麼事呢？這裏有沒有法律家曾讀過西班牙的現行法律？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所訂的法律第二十五條載有：“凡傳遞或散佈謠言或歪曲與騷動之新聞，或犯危害西班牙國家信譽與權力之罪行者，得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並在五年至十年以內不得任公職。第二十八條訂有：“凡設立、組織或指導各種企圖騷亂暴動或破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或法律組織之團體者得科以十二年以上十六年以下之徒刑”。

我想不再援引了，不過我所宣讀的各條可使各代表明白如果西班牙人民聽從聯合國的勸告並採取行動，那麼便要發生何種的結果。

因此，我要向各代表提出一個直接的，也許可說是天真的問題：如果西班牙人民聽了諸君的勸告後，就採取行動並因此而使他們所遭的迫害比今日他們所遭受者更加厲害，那麼諸君以聯合國的地位將怎樣辦呢？諸君將允許佛朗哥使用他所有的一切強制辦法來毀滅西班牙人民並破壞自由嗎？不，諸君是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當我們談到西班牙問題及改變西班牙情形所必需的措施時，我們不應過於懼怯，我們必須不要太膽小了。我要說，“凡求達到目的者，必須勇於行動”。

無疑地，西班牙人民現時所需要的決不止是向他們伸出一隻空手。他們所需要的，如果不是物質上的援助，至少也是道德上的援助。可是這種援助唯有在佛朗哥政府不復有什麼人支持它，唯有在西班牙人民能澈底明白聯合國大會——就是說這個代表和平的機構——要求佛朗哥政府應該滾開時，他們纔能得到。如果我們真的要得到效果，那麼這就是我們所必須給予西班牙人民的援助。

我已經看到有些很認真的人們，懷着滿腹的精深法學，走上這個講臺來，肯定地說，斷絕外交關係將構成一個干涉西班牙內政的行為。可是，這些人也就是曾在別處宣稱斷絕外交關係乃是各國的主權行為，而且一個政府決定和另一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也絕對不應視作干涉行動。他們怎樣能用法律理由來解釋一個行動如果是為了執行聯合國大會的建議，便不能算是行使國家主權了呢？無可否認的，這種建議的執行仍舊是各國政府的行動，因此也仍舊是一個行使國家主權的行為。

我們已經指出這個聯合國決議案並不是強迫性的。它不過是一個對於各國政府的請求；而各國政府仍有自由照它的意思去行事。所以，我們不能為了這個斷絕外交關係的行動是出自聯

合國大會的請求，而把它視作一種干涉。我不是一個法律專家，但是我認為任何法律專家都不能贊成這樣的一個意見。對方所持的論據無非是要使聯合國各會員國相信贊成這個決議案者便是贊成破壞聯合國的憲章。

聯合國究竟是個什麼呢？它乃是各國代表聚商與達成各種維護和平所必需的聯合決議之地。如果聯合國不能做到這一步，那麼它便再沒有用處了。所以聯合國必須盡它的責任；但是這種責任現在卻被指稱為有違聯合國的憲章。這便是暗指那些釐定憲章條文的人們明知他們所要幫同創立的組織將有和憲章各條互相矛盾的行動。這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曉得，聯合國大會業已從事討論其所要採取的各種決定，藉以保障和平，或者，我們應當說是建立和平，因為和平還沒有實現。和平是尚待努力的，而且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必須採取若干的措施，至於這些措施我希望我們能於數日內予以決定。我們也必須創造一個有利和平的國際空氣。為此，我們必須消除國際事件中的一切疑忌的淵源，並使各國間的關係都變成一種忠實的關係。不過，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存有一個不斷地設法重啓各國間對立的政府，那麼便不可能做到這種情形。可是，目前佛朗哥政權的所為卻正是如此。

我不知道各代表之中是否有人還記得柏林希特勒電臺每日由哥培爾博士用粗厲的聲音所廣播的演說辭。如果諸位還能記得，如果諸位最近曾經聆聽佛朗哥政權的爪牙們從馬德里所作的廣播，那麼諸位一定會發現這些廣播在用意上以及其所生的不良結果上，都和戰時哥培爾用希特勒名義所作的演講辭毫無二致。

這種事態中實存有戰爭的危險。這些意見並不是以一個人的評判為根據，或在一個會議或委員會的激烈空氣中所得到的；這些事乃是事實。對於事實，我們必須加以否認或接受。無疑地佛朗哥——據他自己宣稱——現時正是希特勒主義的承繼者，希特勒的目的則在於離間各盟國，俾可暢所欲言。但是希特勒在戰爭中並沒有成功。難道這裏有人準備給他一個在和平時期中嘗試的機會嗎？我不以為然。所以我們必須譴責佛朗哥。我們顯然必須負起責任來。

諸位，你們在這裏大會中實代表着人類良心的動能；你們乃是聯合國的大會，正為着宣佈和平而舉行會議。這不但是一種光榮，而且也附有責任。你們務必不要逃避責任。你們務必不要把大眾所不能懂得的巧妙的話來代替這些責任。你們要坦白地，明確地決定究要如何保障和平。

和平究竟是值得付出若干犧牲的，而且我相信我的請求作此犧牲實不為過。

在委員會的討論中，Mr. Connally 曾稱那些慷慨陳辭的人往往都不是那些站在戰陣前線的人，而且也往往不是那些參加他們的呼籲所引起的鬪爭的人們。我願意提醒 Mr. Connally：我所說的不但代表着法國代表團和法國人民，而且也代表着那些戰後立即聚集起來共同成立一個組織的七千萬工作人員，這個組織的憲法第一條便說明了它的主要目的乃是要為根除法西斯與納粹主義的餘孽而奮鬥。這些人也就是那些為爭取自由而不惜犧牲自己，不顧代價而奮鬥五年的軍民們。他們像往昔一樣，深知祇要世界上的任何部分尚繼續存有法西斯主義，自由便不能得到勝利。

當我們說到佛朗哥所代表的戰爭危險時，我們務必不要去想他的軍事力量。我們一定要記住的是：他是一個納粹希望的象徵。如果時間允許，我可以向諸君宣讀過去兩星期中許多報章——包括美國各報在內——所載有關若干納粹趨勢復萌的一切消息。如果所載屬實，那是因為佛朗哥乃是這些希望的象徵。

我更願提醒你們——而且我也要這樣地做，因為在這個時候我們說話務須坦白——在德國境內雖然採有各種嚴厲的措施，但是地下工作業已復萌。這種工作不特發現於平民之中，而且——就像諸君所知道的——也發現於那些收容德國青年軍人的集中營內。這些青年並沒有放棄其有朝一日報仇雪恨的希望。他們的眼睛並不注視着聯合國的大會，而是仰望着馬德里；而且祇要馬德里繼續是一個納粹主義的話的象徵，和聯合國的反抗者，他們便要繼續地希望着；法西斯主義復興的危險便不能消除，而奠定和平也便是不可能的。

我們為了這些理由，所以請求諸君一致通過目前所討論的決議案。我已經說過了，這個決議案並非盡美盡善。顯然地，它並不若我們所希望的徹底；但是我認為聯合國現時實應採取一個一致的行動，藉向世界證明它並不是一個無用的廢物。

世界上無數的人民曾真實地對於各聯盟國所作的將竭力根絕納粹餘孽的宣言，深信不疑。今日我們必須昭示他們究竟他們的信仰是不是錯誤的。當然不是，他們的信仰是對的，他們也一定曉得聯合國並不干涉西班牙國內事件，而祇是加以道義上的制裁，它正準備着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藉以給西班牙人民以所需的援助，賦予他們以信心，使他們曉得他們的行動是會得到世界上各自由民族的支撐的。如果諸君要消除納粹主義，並真實地要解放西班牙

人民，使他們因此而能在和平世界中佔有地位，那麼諸君便必須賦予他們以此種希望。

主席：凡曾請就其對西班牙問題所取態度作一個簡單聲明的各代表，大會現將允其發言。按大會本日午後所作的決定，他們的發言時間每人不得超過四分鐘。

我請厄瓜多代表 Mr. Illescas 發言。

Mr. ILLESCAS(厄瓜多)：我已聽到了有關佛朗哥政權的成立與延續之歷史的詳細檢討，我也聽到了贊成各項提案者在辯論中所提出的各種理由。這些提案都是提出來作為恢復西班牙半島上民主原則的暢行的有效辦法的。我必須聲明：我對於這個如此複雜的當前問題，的確還沒有尋出一個恰當與合法的方法，來表示我們對於大會各會員所同深倡導的和平與正義原則所懷的願望。

其中理由之一是：勝利的情緒還沒有沉靜下來，或還沒有達到一個必要的平靜的狀態，使我們可以用各種精確與適當的方法，來訂立一些法律原則，藉作釐定所有奉行民主與愛好和平各國的權利與義務的基本準則；或藉以用明白而不含混的字句來規定每個人在其與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關係上所具的合理責任基本保障與自由等。

我們現在雖然處在這個世界政治史上的最重要的關頭，卻還不能說民主的觀念是到處相同的；因此我們也不能說，這個觀念乃是世界各民族所奉作不易準則的一切原理之綜合。

所以，當我們現在談到民主時，我們要對於民主的意義加以解釋，並把它和我們所指的有關國家或國家團體聯繫起來。“美洲的民主”，嚴格地說，和其他的民主，例如“蘇維埃的民主”，是不相同的；因此昨日的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曾籲請我們應當自始便予歐洲的和平談判以一個更寬大與更民主的基礎，並推廣和會席上的討論範圍，因為以往這個和會議席一向是專為着各戰勝者的秘密政策和參加會議各國的政治利益而設的。關於國際報界與無線電通訊方面所需要的自由，尤其是那些將參加明年三月間在莫斯科所舉行會議的世界各國新聞記者的報導自由，該報也籲請應加以注意。如果現時世界對於聯合國中若干會員國的當權民主政體確實具有懷疑的理由，那麼我們能說這個世界已經穩固地建下了民主制度嗎？

為着這些理由，所以我們對於此間之致力於釐定聯合國與人類社團各會員國的權利與義務，備極稱譽。至於凡用批准與革新各民主國的人民權利與義務的方法使其具有一個具體形式的努力，我們也深加讚揚；但是，這些崇高的努力並沒有達到必要的全面發展與成熟程度，

而且還沒有用到處標準相同的法律方式，來對於人類的毅然接受那些公正而不懷仇恨、自由而不自私的原則一事，加以解釋。

我們正是為了在那些構成一部有關民主國家權利與義務的偉大法典並業經各國所接受、批准與實施的原則上缺乏着一種方針，所以對於就西班牙問題擬定一個適當與有效的決議案一事纔會感覺到這樣的複雜與艱難。

在摸索前進，與依然略受戰時意氣的顯著影響的情況中，我們可能會將我們所應負責維護的各原則陷於——像本案的情形一樣——嚴重危難中；我們可能會在某些地區激動了仇恨，擾亂了和平，並因此而破壞了若干有如西班牙的國家的自由發展與政治復元的成功，雖然也許不是出於心願。西班牙是最近纔被命運選作那幫專制者的逋逃藪的，而我們在過去、現在、與將來都願意看到這幫專制者永久地被打倒，他們對於人類的惡勢力被消滅。

我們對於佛朗哥的政治地位並不關懷，但是我們對於西班牙人民則極其關切，因為我們和西班牙人是具有不可分解的關係的。民主的方法和民主的政府制度都不應當從外面去硬套在別人頭上，而應當從人民的自由選擇中自然產生。像敝國一樣的民主國家都誠懇地並大公無私地希望着西班牙國內將產生一種適合於西班牙人民傳統的真正自由的空氣，使他們能與其他的各民主國家自由而和睦地共處着。

我要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佛朗哥的地位並不關懷，而且按安全理事會的意見，目前他並沒有對於歐洲的和平構成了一個真正的威脅。但是所提的制裁佛朗哥政權的方法則將危及不干涉別國內政與各國自決國內事件各原則的生存，並破壞其效力。如果我們真欲以正義聯合各國，組成一個無須恐懼、不受外力壓迫、不虞匱乏物質與道德價值以及不遭專制壓迫的社會，那麼據我們的意見，這些原則是必不可少，而且不能加以更改的。為着這些理由，所以我們對於目前所討論的贊成干涉的動議將投以反對票。

主席：時間已經不早，而且我們還要於本晚八時十五分再開會議，所以我以為我們應當延後表決。但在散會之前，我要請諸位對下述一事加以注意。

為儘速完成工作起見，若干委員會勢不得不與大會同時舉行會議。因此，第一、第五及第六三委員會均將於明日午前舉行會議。我敦請各代表團為迅赴事功起見，務必儘量設法派遣代表出席各委員會及大會的全體會議，俾不致於使各委員會雖臨時取消會議，並使各出席代表感到不便，以及延擱整個大會的工作。

(午後七時十分散會。)